

2022年，古關原大眾化。因為天氣與行程，可以說是近年來比較辛苦的一次大眾化，雖然帶著笑，但仔細看可以發現嘴角與眼尾有著藏不住的疲憊...



學生時期的一場冒險

歷史系\張文綺

光復校區的特有種

如果你曾在晚上經過光復校區門口，或許你看過一群背著有半個人高的大背包的身影，穿著拖鞋或雨鞋，手上還提著大包小包；如果你常常出入學生第一活動中心，或許你看過一群人穿著裝備叮叮咚咚地走上頂樓，翻過女兒牆再用繩子垂至三樓；如果你喜歡到光操跑步散心，那你很有可能看過，一群人身上掛著繩子，在五層樓高的攀岩場上挑戰自我，上述這些都是我們的日常，我們是成大登山協會，簡稱山協。

千變萬化的登山之路

1955年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轄下的中國青年登山協會成立成大分會，到1968年，因應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縮編，改組為「成功大學登山協會」，成立迄今，將在明年迎來創會70周年。不過這段發展過程已經少有人提起，而70年代以前幾乎沒有活動紀錄留下，只剩下「協會」這個不同於他校登山社的名稱，以及與救國團一脈相承的亮橘色社服，無聲地提及山協走過國民政府與學生社團緊密相連的年代。隨著時間推進，山協四處登山的痕跡開始出現

2012年的烏拉孟山難，大概是山協近1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山難事件，山協內部探討山難事件時仍經常提起。這也是現在成大山協的粉專頭像，不論傷心的或快樂的，我們會背負這些記憶，繼續前行。



在各種不同的媒體。從1970年代開始推出《山協通訊》，到1995年PTT出現，架設了「小甜甜山版」(Sttmountain)，一直到2013年Facebook興起，對於要不要改用新平台，還可以在PTT上找到一些討論的聲音，你我最熟悉的成大山協粉絲專頁，大概在近10年才漸漸形成。回頭翻看前人的文章，好像可以看見一些熟悉的影子，包含各種對登山安全與技術的正經探討，到喜歡在紀錄裡亂講話的文章風格、即將畢業的成員對社團傳承的擔憂，甚至連因為疫情（口蹄疫）影響導致活動取消的經驗都相似到不可思議。山協曾是個活動動輒上百人參加的大社團，不過隨著學生來來去去，現在和過去的活動方式不得不根據人數作出相應的變化，但學生社團的經營就像起起伏伏的山路一樣，不可能永遠走在稜線上，偶爾得下切至溪谷，也可能停留在鞍部，休息夠了，再起身往下一座山峰邁進。總會有人循著前人的足跡學會與山林共處，再開闢出新的道路，將這條登山之路不斷延伸下去。

六大嚮導隊

山協內部又分為六個嚮導隊，分別是野狼、小熊、山鷹、山羊、北極星和三三，成立時間大約都落在1970年代。要說到嚮導隊，就得先解釋山協的嚮導制度。繳完會費，成為山協會員後會被稱為「新生」，這只是加入山協的第一步，要等到成為「隊員」，才算是正式成為山協的一份子。這邊的「隊」，指的便是上述的嚮導隊。在社團人數多達上百人的年代，區分嚮導隊能將帶領新生成為隊員的任務分配給各隊，更重要的是增進各隊成員間的感情，不過在社團人數減少加上通訊方便的現在，劃分嚮導隊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功能，只剩人數較多的野狼與小熊會舉辦隊訓或隊聚。不過這就是社團有趣的地方，也許過幾年，嚮導隊會再次興起也不一定。



山協六大嚮導隊隊徽，摘自《山上》。六大嚮導隊都還健在，但隊徽已經改版。若有空，不妨來社辦翻翻這些刊物。

走阿，在山上過一晚！

剛加入的新生要成為隊員，除了得通過山協自行舉辦的隊員考試，確保該新生有基礎的登山知識、風險管理知識、繩索能力，以及了解山協的運作規則之外，還得被「丟露宿」，用意在於模擬身上裝備有限，又必須一個人在夜晚獨處的緊急狀況。丟露宿是隊員們的共同回憶，「好冷」、「沒睡好」、「肚子餓」是最常見的心得，聽起來很嚴格，但很少有人覺得「可怕」，或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無論如何，隊友還是近在身邊，只要等到天亮，一定會有人來找你，如果仔細聽，或許還能聽見營地傳來



2023年，小鬼湖西岸獵人營地晨景。看著晨光中的雨布，又想起了在小鬼湖畔晴空萬里的那天。（拍攝者：葉健賢）

的笑聲。等撐過這一晚且順利通過考試，那麼，恭喜，你可以開始開隊，朝自己喜愛的登山方向前進了。隊員再往上還能升級為「幹部」，若說隊員負責開隊與社務運作，幹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審隊伍，確保隊伍的安全，以及擔任隊伍的留守人。這套留守制度，是山協從創立至今不斷維護、改善，最核心的運作模式，為的就是讓所有成員，能夠安心地度過在山上的每個夜晚。

畫一條自己的路

山協主要的活動當然是登山，有人喜歡高山稜線上一望無際的遼闊感，也有人喜歡鑽進中級山享受鬱鬱的霧林帶，除了以高度分類，我們更常依路線的性質，區分出「活動」與「探勘」兩種隊伍。不論天數，只要路線有部分經過近五年內沒有公開紀錄的路段，都會被稱為探勘隊，不滿足此條件的都被稱為活動隊，最常見的活動隊便是每學期都會公開報名資訊的「大眾化活動」。而探勘隊通常來自隊員發揮創意，將幾個想到達的點一如高山湖泊或各類遺跡，也有可能是某座山的稜線一連成一線，或



是根據一些廢棄的舊有路線進行規劃—例如古道、警備道，或是林鐵，當然，這些創意不會無中生有，還是得做好基本功，閱讀紀錄或是翻看古地圖，結合文史的探勘也是成大山協的一大特色。探勘隊通常整路除了隊友，再無其他人的身影；眼前的路跡若有似無，腳下路徑尚未被踏成硬實的步道，告訴我們這裡可能只有獵人會經過，或是只有動物造訪，未知路段的存在讓每次的探勘隊伍都顯得獨一無二。但當我們想從山下的生活喘口氣，總會忍不住打開地圖產生器，看看下次放假，又要走去哪裡。



2023年，阿里山，眠月線往烏松台路上。本來要去找古地圖上一個叫烏松台的地方，結果到了才發現，空空如也，連一點人為的痕跡也沒有，烏松台仍舊是個謎，但這也是探勘常有的情況，只好再來一次了。(拍攝者：張文綺)



2021年，阿禮峽谷溪降。



2022年，南搜雪山雪訓。(拍攝者：黃品翔)

攀岩，溪谷，雪地，山以外的廣闊世界

乍聽之下，可能會以為山協只爬山，但其實抱石、運動攀登、傳統攀登、溯溪、溪降，和期間限定的雪地訓練，都是山協會進行的戶外運動，這之中，最容易接觸的就是攀岩。南部岩場數量不比北部，但成大的優勢就是，我們有自己的攀岩場！現在所見約五樓高的岩場在2011年落成，不只能攀岩，練習繩索技術也少不了它，但經過十幾年的使用，如何持續維護岩場，成了山協的一個課題。溪谷則有

茂林的至情谷、屏東的牛角灣溪等等，距離近又適合當練功場，很常是山協成員溪谷的起點。只有雪訓受限於每年天氣因素與受訓費用，接觸門檻較高。這些活動和登山並不是獨立事件，學會這些技能，能讓我們往技術攀登更進一步，長天數的溯溪或溪降經常結合登山與攀岩，臺灣的高山岩壁上也能進行傳統攀登。爬上瀑布、垂降下岩壁、從溪谷登山，身懷越多技能，越能不被地形限制，自由地朝著夢想的路線前進。



2022年，阿里山。遇到了一個大約3米的落差，不過本來就預期會遇到地形，因此乖乖架繩、垂降。
(拍攝者：葉健賢)



登山的引路人

雖然很想朝著喜歡的路線邁進，但是行程怎麼規劃？裝備怎麼準備？上山要睡哪？可以洗澡嗎？仔細思考就會發現登山有很多細節要考量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學期都會舉辦至少三堂的基礎社課－裝備、醫藥與地圖記錄，培養新會員基礎的登山能力，並舉辦「大眾化」，公開讓有興趣接觸山協的新生報名。社課上再多遍，也比不上山林帶來的實際感受，在一次又一次上山的過程中，我們學習，也把知識傳遞下去。通常在大眾化結束後，固定舉辦的課程還有初級繩結與初級繩訓，雖然在一般的

登山過程中用到的機會不大，但若想往技術攀登、溪谷等更多樣的方向前進，這兩堂繩索課程可是基礎中的基礎！

至於基礎課程以外的社課每個學期不同，有可能邀請不同科系的隊員分享自己的專業如何運用於登山，例如運動傷害防治，也會邀請校外講師，內容從南湖南峰傳統攀登、中央山脈大縱走，到登山氣象、山野糧食，如果你很好奇，可以先到山協的Facebook看看這學期有哪些活動，也可以在每學期期初的社團博覽會上找我們玩喔！



2022年，第一屆種子計畫，前往日本赤岳進行雪訓。



種一顆登山的種子

山協除了每學期安排社課和大眾化之外，也很常參與其他組織辦理的活動進行交流，例如今年校內舉辦登山相關的通識教育講座，邀請登山家呂忠翰分享攀登八千米高山的經驗，以及EMBA登山社辦理的各式活動講座；經常交流的校外組織則有山協OB（畢業學長姊）組成的成大登山薪傳協會，以及山盟公益協會。成大登山薪傳協會大約每兩年會舉辦一次會師活動，並邀請山協成員參與，例如2022舉辦的淡蘭古道會師，以及今年7月剛落幕的蛋形池六路會師，每次人數都多達百人，是山協不同世代成員交流，讓在校生認識OB的最佳時機。而上文提到，雪地是臺灣相對難接觸到的環境，近年來山盟

公益協會辦理「種子訓練計畫」，包含進階登山技巧訓練、龍洞傳統攀登的課程，以及最重要的海外雪地攀登訓練。經過兩屆的種子計畫，山協現在已經有六位成員曾前往加拿大或日本進行雪訓，學習不同環境下的攀登技巧。山盟也會邀請山協成員擔任登山志工，從短程的郊山步道維護，到長天數縱走的動物研究計畫協助，提供山協成員一個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山，回饋登山社群的機會。

新舊記憶的會稜點

為了書寫校刊，我第一次將目光移向那些被埋在山協書櫃深處的文件和地圖。地圖的製作和現在大同



2022年，甜甜圈谷，往奇萊北峰的路上。(拍攝者：葉健賢)

小異，只是詳細的山水線和厚實的質感，展現了製作者的用心，或許是因為沒有離線地圖的年代，得加倍用心對待在山上唯一的依靠。但我的目標，主要放在山協的兩種刊物－《山協通訊》，和《山上》，兩種刊物的差別在於，《山協通訊》著重於當學期的內容，最主要的是登山心得；《山上》的內容則較為多元，包含社史簡介、各嚮導隊現況，以及與OB的對話等等。隨著翻閱的動作，灰塵的氣味竄入鼻腔，提醒著我，即使是目前能找到的最近一期，也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過程中偶爾還會看到幾個熟悉的名字，看著他們大學時代的文筆，總覺得很陌

生，又有一點熟悉。另外還有隊簿、OB寄回的信等等，在社群媒體尚未蓬勃發展的年代，這是山協成員傳遞資訊、聯繫感情的方式。若看行文內容與風格，只能說會加入這個社團的人，似乎總是有些共同的特質。十年前，二十年前，也有一群同樣意氣風發的大學生走入群山，他們用文字，留下了大學生活中的一點吉光片羽，讓我得以站上這彷彿記憶的會稜點。

山路上的新隊友

社辦目前位於學生第一活動中心三樓，每學期，總會有幾個生面孔頻繁地出現，又有一批人被山給迷住了。我們維持著一點老派的登山浪漫，隨著指尖在紙本地圖上沿著等高線游移，平面在我們的想像中變得立體，我們也相當樂意運用新科技，像食材與裝備的輕量化、衛星通訊設備的使用，讓山上的生活更加舒適。我們從喜歡從已知走向未知，不僅探索自然環境，也探求自身能力還有多少可能性。山是我們的遊樂場，但我們也深知山對輕忽者從不仁慈，所以在玩樂之餘，我們維持著社團制度，辦理課程、講座，追求的永遠是安全回家。臺灣是一座多山的島嶼，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占了國土總面積36%，天氣好時，從成大某些建物高處向南望，可以看見中央山脈南南段，山與我們的距離比想像的還近。如果你也想好奇群山裡有過哪些歷史或美景，或單純好奇我們在做甚麼，那麼，歡迎加入成大山協。